

■ 沧桑齐鲁·百年前洋人眼中的鲁北乡村②

女儿对当地生活颇感新鲜，“馒头店总是飘出诱人的香味，我老爱去要蒸熟的‘面包’吃，人们叫做‘mo mo’（馍馍）。它最好跟咸菜一起吃，就像蒸熟的牛油布丁”；集市上“人们都是把货装在两个筐里用扁担挑在肩上……有时会把孩子放在筐里——不是‘卖的’！我想是那时没有婴儿车的缘故”。

洋人赵诚一家生活在北镇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1900年6月24日，英国传教士赵诚(英国名字叫阿尔弗雷德·埃米斯特·格林宁)和聂德华携妻带子仓皇抵达莱州湾的羊角沟。

赵诚的传教地在黄河边的滨州范家村。3月开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要将洋人赶出去。尽管失去了所有财物，但脱离了人身危险。赵诚他们心里十分感激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安排：主动通知他们撤离，并派人护送他们搭船顺小清河离开北镇。

一百多年前，这是最快的交通方式。

■ 义和团兴起，赵诚一家两次海上遇险，避难芝罘

赵诚他们在范家村的小教堂已被义和团捣毁。

这时候，离济南最近的出海口羊角沟集聚着来自山东各地的各国传教士，甚至还有来自河南等地的，都等待着乘海船去往相对安全的芝罘。

最终，这些传教士经美国驻烟台领事法勒安排，租用日本商船广谷丸号，往返数次被运送到芝罘，包括孩子，总数是260多人。

上了船，赵诚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然而，海上风大浪急，致船数度被迫返航。这时传来潍县教会房子被烧的消息，气氛再次紧张起来。而再度出海船又遇险了，不得不抛锚在茫茫大海之上。幸遇日本商船海安号，经百般沟通，他们方得允许转移到海安号上。

数日之内的两次遇险，在赵诚的中国经历中，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到了8月，赵诚与妻子在烟台（芝罘）避难，安定的环境使得他能够给英国的家人写信报平安：“衙门对当时的政局非常紧张和不安，碉堡上的枪炮一触即发。在港口还有几艘战舰。由于语言的原因我希望在这待得越久越好（这里相对安全）。我有个中文老师，我太太和我每天都忙于学习中文。这里天气极为炎热。”

转过年来1901年，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袁世凯在山东发布《保教简章》，要求地方官严加保护境内传教士。英美政府和教内都对教会和传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也作了相应的限制，紧张的民教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和。

■ 赵诚很忙：建教堂、学校、医院，还建了一所实用技术职业学校

1901年的春天到了，与其他同在烟台避难的传教士一样，赵诚返回了自己的传教点滨州。他放弃了范家村旧址，在不远但更繁华的北镇另择新址，重建教堂。

新地点选在了蒲台县城东、北镇以南的黄河大堤上。这里离蒲台县城几百米，离北镇大街也只有几千米左右，相对安静，生活方便。

1855年之前，滨州附近只有大清河而没有黄河。这一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一改700年来黄河南流入海，而是夺大清河入海，年轻的黄河三角洲自此得以塑造。但此后几十年间黄河水患频发，就在1900年正月里，蒲台张肖堂决口，黄河再次改道。灾难过后，却在河滩上淤出一大片土地来。赵诚就在这里买下一大片地，兴建传教场所。

看上去，赵诚跟他的英文名字Alfred Ernest Greening没有谐音关系。他出生在英国利物浦，在曼彻斯特学院接受了宗教教育之后，便成为父亲的牧师助理。

1897年，26岁的Greening刚刚成为传教士即受英国浸礼会指派，往中国青州传教。在青州学中文时，他为自己取了“赵诚”这个特别中国化的名字。而后根据教会的安排，他坐独轮车从青州沿陆路到了范家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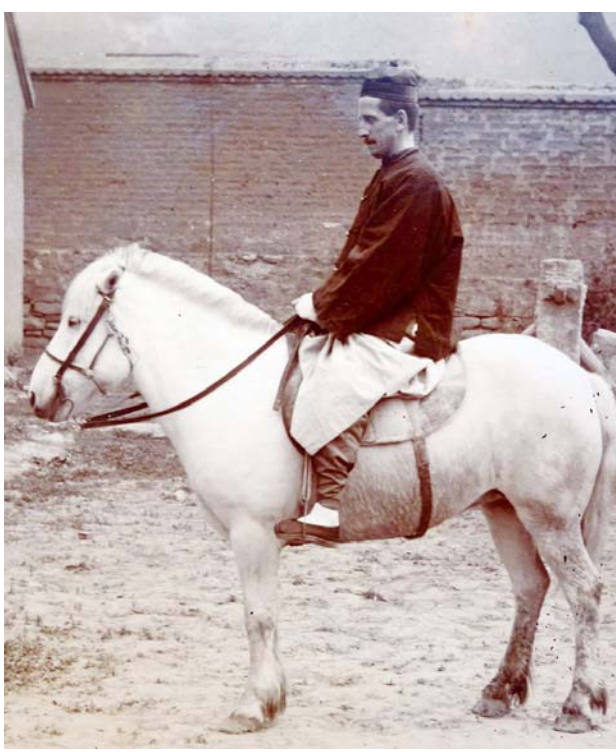
他给家里的信描述过这段旅程：“我们一路坐独轮车旅行。中国的旅馆不提供铺盖，我们都是自己带。河上很少有桥，所以大多数都是踩着石头过河。”

路上的一切都很新鲜，比如第一次吃面条：“我们每人点了一碗面，有点像通心粉汤，里面放了切碎的黄瓜，非常好吃。起初有很多人围观，尤其是我们都不善于用筷子。我们围着一英尺高的桌子，坐在矮凳子上，却吃得非常舒服。”

到1904年，赵诚在北镇兴建的诸大一片建筑基本完工。这房子定名为鸿文教堂。与赵诚一起来的传教士聂德华，是个擅长盖房子的人。他比赵诚来华早十几年，先后主持了周



鸿文教堂内赵诚一家的住处



骑着白马的赵诚

村、北镇和青州教堂的修建。

鸿文教堂分东西前三个院，占地约50亩，有青砖瓦房三百余间，与当地低矮的土房木窗形成鲜明对比，高大轩敞，一律使用“豪华”的煤油罩子灯，玻璃窗和硬化地面是此地前所未见的崭新事物。

赵诚一家人住在这个大院内。多年以后，他的小女儿艾琳娜回忆道：“房子设计得非常好，平房，一面朝南一面朝北。朝北的一方有一条走廊，有助于保温，朝南的一面有很大的窗户利于采光保暖。”

“这座大院由两个传教士的家、一间男子学校、教师宿舍、木匠店、馒头店、看门人宿舍、仆人宿舍和一间药铺组成。这个药铺有一位老中医姓王，永不间断地搓药丸，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么苦的东西。”

如今的《滨州大事记》在“1904年”条目下只有三条记载：知州江钟瑞奉命停办风水书院，借址创办滨州高等小学堂；基督教鸿文学堂迁到北镇东柳堤更名鸿文中学；基督教会创办鸿文医院。

赵诚很忙。他建教堂、建学校、建医院，还建设了一所实用技术的职业学校。他骑着白马，到处奔走，拜会官员，会见乡绅，传教布道，组织建设并管理着在北镇的庞大工程。赵诚不断往英国教会写信，信中提到这里生活贫穷、黄河泛滥，所以这里需要帮助，需要建学校，需要建医院，需要钱。

对滨州的每一点变化，他都很高兴。

■ 赵诚一家中国化了，妻子玛丽会问候村民：“李大嫂你好，跟你婆婆处得还好吗？”他们认为，中国人非常善良、友好，乐于助人

赵诚一家人都说着流利的中文。新的传教士到滨州来，都要先到赵诚家，培训一段时间的中文。他的三个女儿常常笑话他们中文发音不准。

鸿文教堂不远的道旭渡口是此段黄河上的要津，北镇繁华不减，街里有字号的商家接近百家，每逢农历三、八、北镇大集往会有数万人聚集在这里进行交易。

赵诚的孩子非常喜欢集市，小女儿艾琳娜回忆：“大集上琳琅满目的东西对我现在来说都是奢求——好玩的玩具、漂亮的罐子、梳子和炊具。人们有扎针灸的、有剃头刮脸的、有江湖郎中卖药的、还有裹有糖粘的苹果，我再也没有吃过那种味道的苹果。”

“人们都是把货装在两个筐里用扁担挑在肩上，有白菜、瓶罐，还有吃的，什么都有。有时会把孩子放在筐里——不是‘卖的’！我想是那时没有婴儿车的缘故。外出旅行的人们都会扛着铺盖，以便在客栈住宿方便。城里的城门为了安全，日落时关闭，城门出入3次一分钱。有轨的电车在中国非常少，汽车是稀奇物。在我的记忆里到处都是骡子、驴还有轿子，我们家就有一顶，拜访贵客时才用。甚至黄包车都是特别精致讲究的交通工具，只有在穿着非常考究的城里才有。”

艾琳娜对当地的生活感到很新鲜，“馒头店总是飘出诱人的香味，我老爱去要蒸熟的‘面包’吃，人们叫做‘mo mo’（馍馍）。

它最好跟咸菜一起吃，就像蒸熟的牛油布丁。”

“晚上会有打更人在我们大院内每小时敲一次梆子：梆梆——一小时，梆梆梆——两小时，直到深夜他会转换另一种敲法，我总是记不清他敲的是几点，但我姐姐却记得清清楚楚。我只记得有一次那打更人抓住了一个偷牛的小偷。”

艾琳娜对马车夫也印象深刻，说他们会畅所欲言甚至会动粗口。在走到乡间小路拐弯时他们会唱或喊，以防撞上对面的马车。“如果撞上了，他们会到一边对质，谁骂的嗓门高谁赢。”

在艾琳娜的记忆中，中国人都是非常善良、友好、有趣和乐于助人的。赵诚一家人，每每外出到别的村庄时，当地的人纷纷冲出家门看西洋景，兄弟姐妹们叔叔大爷们互相招呼着出门看“洋鬼子”。

妻子玛丽也中国化了，她会记住村子里人的名字，并会问候：“李大嫂你好，跟你婆婆处得还好吗？”跟李大嫂经常聊天，李大嫂把处理婆媳关系的苦恼告诉玛丽，那时中国的婆婆是一家之主。有一次，玛丽晚上去储藏室拿酒时没拿蜡烛，抓起个瓶子以为是酒就喝了，喝下去才知道喝的是墨水，那口大黑牙好长一段时间才消失。

赵诚与玛丽是一对结缘于中国的洋夫妇。那是1899年，赵诚到滨州两年后，赶赴上海与玛丽结婚，然后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滨州。女儿回忆，他们平时穿着洋服，“大部分的中国人当时都非常穷，但官府衙门的一些人会比较富有。每次我父亲拜访他们时都会穿上跟他们一样的绸缎衣服。”

女儿艾琳娜提到的绸缎衣服，后来被带回英国利兹，近百年后，由他的后人捐给了当地博物馆，成为珍贵馆藏文物：一件是湖蓝色的丝绸质地男式服装，为一整套的长袍、马褂、马甲；另一件是大红的对襟小圆领平直宽袖女袍，上面绣有栩栩如生的蝴蝶、牡丹、梅花等图案。

■ 鸿文中学是北镇第一所新式中学，毕业生都能入县志；鸿文医院成为黄河三角洲地区唯一能做手术的正规医院

尽管北镇河滩上这一大片建筑的“大名”叫鸿文教堂，但在当地人的记忆中，鸿文教堂远不如鸿文中学令人印象深刻。

教堂以西设鸿文中学，以招男生为主，教堂以东设鸿文女学，只招女生。鸿文中学初期招生有30多名，赵诚亲任校长，另有三个英国传教士任教。学制四年，课程除国文、数学、理化、历史、地理外，还有英文、圣经等必修课。毕业后，学生可升入设于青州的“广德书院”和设于潍县的“广文学堂”等教会所办的高等级学校。男女课程相同，分别授课。学生来者不拒，不管信教与否。教会还派出男女巡视员，按时到校巡查，成绩好的教员年终发奖金，成绩好的学生会得到奖品。

1908年赵诚回国休假，由蒲台人段荣山继任校长，以后历任校长均为本地人。

赵诚对鸿文中学培养的学生深为骄傲，他

在家信中说：“这些学校培养了很多杰出的教师和医生。在济南翻译了《卫斯坦利·琼斯》的年轻人就出自北镇的学校。我遇到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他说那里培养了好多人才。”

“去年夏天共有5名学生完成了3年的课程，一位去了邹平的政府教育部门，一位建起了自己的织布工厂，一位在北镇当了老师，另两位去了山东的铁道部门。”

当听说他有一个学生建起了一个染坊，他非常欣慰，认为学校为当地人尽了力了。“这是项值得骄傲的任务，事实是它是开辟现代小学教育的先驱，同时又保留了中国文化精华。”

他帮助鸿文的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写推荐信，“孙天海（音）是我在北镇的一个感到非常骄傲的学生。当他在北镇的中学上学时，我是校长……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我希望他能在美国读完书后重回中国，请你代为转达。”

女儿艾琳娜回忆鸿文中学时说：“我们的学校有很多学生，他们很多都坐在走廊里。学校有一位有威望的古文先生，我们因为只会讲方言听不懂他们读书，就常常笑他们读书的样子。他们总是跟先生一遍遍读课文，一次老师读到‘这个盘子不干净，擦一擦’，学生读成‘这个盘子不干净，砸一砸’。”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赵诚已经离开北镇，调到了青州，还在为北镇的办学制订了新计划——“现在我们试图在北镇开一所工业学校，主要教纺织，养蜂，种植水果，教女孩子编织，目的是想要提高当地穷人们的经济水平。”

鸿文中学是北镇历史上第一所新式中学，特别是科举制于次年废止，方圆几百里之内，除了由武定府敬业书院改制的武定府官立中学堂，只有这一所新式中学。能完成新式教育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凡是毕业于新式中学的人，不论有无职业，都能人当年的县志。

与鸿文中学同时开办的鸿文医院开始只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诊所，设在一个锁头皮形式（即前厦，两头凸出一些，中间凹进去，并且带屋檐）的三间房子里，中间为药房，西面挂号、候诊，东间看病。最初不分科，外国医生就赵诚自己，被老百姓称为“洋药房”。但它却是黄河三角洲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现代化“医院”。

小医院运行十几年后，赵诚再行筹资，购买了黄河险工上的余料，在北镇街里盖起了能容纳千人的大礼拜堂。礼拜堂的北边建起了正式医院，有单独的挂号室、门诊室、药房、手术室、男女病房等。医院大门口挂起了“北镇基督教鸿文医院”牌子。这时的鸿文医院已成为黄河三角洲地区唯一能开刀动手术的正规医院，并为了贯彻教会的“施医救人”宗旨，还常常派出医务人员到各传教点所在地给危重病人治病。

据史料载，英国浸礼会在华所办医院，全部是英国进口设备，技术先进，管理一流。特别是各医院配有手术台、显微镜、X光机等设备，还有随着手术而添置的高温消毒普通锅炉、蒸汽锅、高压锅等消毒设备，在当时中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赵诚夫妇与三个女儿

1930年以后，北镇教区的英国人陆续回国。赵诚曾在家信中提到，由于人员的减少，使自己的工作量大增加：“医生和护士都是北镇学校以前的老学生。医院里的病床可以容纳十几个病人。由于人员的削减，过去由同伴做的事情都落到我身上。这使我很难很好地完成我自己的工作。”

“(1935年)我们坐着运麦子的船在黄河顺风而行，船速很快，船夫把我们放在离传教站最近的地方，我们下船后沿着细细的黄河路走到了小城蒲台的传教站。”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他说道。这应该是赵诚离开中国以前，最后一次返回北镇。

但鸿文医院在当地人的接办中，越办越红火，医院的收入还能支持鸿文中学的运转。到1934年，医院达到病房8间，病床25—30张，医护勤工人16人的规模。北镇周边的高青、博兴、广饶、利津、沾化等地的人都到这里来求医。

鸿文中学几十年间几度兴废，1943年发展为完全中学，在校学生达700多人。这里也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知识青年的阵地。中共清河地委将共产党员焦英、王瑛等同志化名打进鸿文中学，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地下工作。两年的时间，鸿文中学地下党组织先后发展党员12名，学教会员402名，动员进步学生百余人参加抗日工作。

1945年北镇解放后，鸿文医院的医疗设备、药品运往沾化县义和庄八路军渤海军区医院，正在医院值班的医生郑书田遂参加了革命。这一年，鸿文中学也被遣散。

■ 将军当年曾在这里养伤，他回忆：这口井里的水甜得很

鸿文中学的故事并没有结束。2008年9月，迟浩田将军来到滨州，寻访当年养伤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正是鸿文中学旧址。在鸿文中学旧址的水井边，迟浩田回忆：“当时我们伤病员和医生都吃这口井的水，甜得很。那时，我们都把北镇当成惠民军区，有几千伤员都住在这儿。”“当时教堂挺高，面积很大，可以住许多伤员，还能做手术。”

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一度成为整个华东战区的战略大后方，堪称华东地区的“小西柏坡”。

1947年7月，时任华野九纵七十三团三营营部书记的迟浩田在南麻临朐战役中身负重伤。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腿下动脉，鲜血止不住地喷涌出来，卫生员撕下袄袖子扎紧他的左腿上部才止住了血。当时正值盛夏热气蒸人，他被抬下山后，伤口感染化脓。为了保住性命，医生决定给他截肢。他坚决不干，双手抓住门框说：“不行！我还要打仗杀敌，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的腿锯掉。”

部队决定马上将伤员向战略后方渤海区转移。万分痛苦之中，是博兴支前担架队的同志抬着他一路转移，白天敌机轰炸，只能晚上行军。在转移的途中，迟浩田还听了陈毅司令员的一场军情报告会，陈毅表扬渤海军区后勤工作做得好，表扬渤海区是华东的“小延安”。

在一个拂晓，迟浩田所在的担架队到达了黄河南岸的道旭渡口，四五个人一组坐着小船抢渡了黄河，几十名伤病员刚渡过黄河，敌人的飞机就来轰炸，扔了许多炸弹。

渡过黄河以后，伤员们正是在鸿文医院和鸿文中学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和休养。医生给迟浩田受了重伤的腿绑了石膏和夹板，保住了感染化脓的腿，发了新拐杖，发了新喇叭衣服，还吃了肉。

在滨州，迟浩田说：“从蒲台县老北镇到沾化县义和庄，再到阳信县流坡坞辗转两三个月，是滨州这个当时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养好了我的伤。我们又从惠民县清河镇渡过黄河，过高青和邹平在青州集结起来，开赴前线先后参加著名的胶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解放南京、攻克上海等重大战役，迎来新中国成立的伟大胜利。在滨州这一段时间，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段。”(本文图片由李振平提供)



从黄河大堤以北可以远远地看到大堤上的教堂



鸿文教堂内的宿舍



鸿文中学员工在学生寝室山墙外，墙上的碑是为纪念去世的女教师而立